

书家释怀的茶

□ 何松

书法与茶

“琴棋书画诗酒茶”，是人生的七大雅事。书法和茶关系密切，茶为书家助兴，书家以茶释怀。

明人文震亨在他的《芥茶笺·茶宜》中，提出了适宜品茶的十三项条件，包括：“无事、嘉客、幽坐、吟诗、挥翰、倘佯、睡起、宿醒、清供、精舍、会心、赏鉴、文童”，其中的第五项“挥翰”，释之为“濡毫染翰，泼墨挥洒”，说的就是书法了。

品茶，是一种较为闲适的艺术享受。明代杨慎说：“君作茶歌如作史，不独品茶兼品士。”品茶，可以说是在品悟茶之外的情趣，而书家借助茶，则更可品悟出字里行间的妙趣。

茶和书法，一个是国饮，一个是国粹，都拥有着抽象的高雅，在本质上具有着某种相通之处。首先，茶与书法都需要悟，书法需要有一个从视觉到心灵的感悟过程，才能把握到书写中的妙处，而品茶的过程，如果只有嗅觉和味觉参与，而没有心动，那也很难进入更高的境界，这里所说的悟，即是心悟。其次书法和茶道自晋以来便都成为中国文人与社会交往的重要媒介和载体，其地位不可替代。

苏东坡爱茶与书法，司马光问他：“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从陈，君何同爱此二物？”东坡妙答曰：“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也；皆坚，是其操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这里，苏东坡是将茶与书法的关系上升到一种相同的哲理和道德高度来加以认识的了。

茶与书法关系密切，书法史上留有很多散发茶香的艺术作品。流传至今的有唐代怀素的《苦笋帖》，宋代蔡襄的《茶录》，苏东坡的《一夜帖》、米芾的《苕溪诗》，清代郑燮的《竹枝词》、徐渭的《煎茶七类》，汪士慎的《幼孚斋中试泾县茶》等书法作品，至于近代，写茶的精品则更多了。

茶文化史上还留有一段书法与茶完美结合的佳话，说的是湖州著名的三癸亭。三癸亭位于顾杼山妙喜寺旁，景致绝佳，为公元773年陆羽与当时湖州刺史、大书法家颜真卿共建，当年，颜真卿、陆羽、皎然等名士高僧常聚会于此，堪称中国最早的“茶亭”。此事因建成于癸丑年、癸卯月、癸亥日，故名“三癸亭”，又因颜真卿题额、皎然赋诗，陆羽设计，故又称三绝亭。

上海博物馆收藏怀素的《苦笋帖》绢本墨迹，两行十四字：“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苦笋和茶都异常佳美，有就请直接送来吧。苦笋肉色白，寻常做法为炒、煮、泡，清香微苦，回口爽甜。《苦笋帖》是现存最早的和茶有关的佛门书法。苦笋与茶，都是苦中有平淡滋味。苏东坡有诗云：“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自古禅茶一味，怀素通过书法充分体现了茶、笋与禅的缘分。《苦笋帖》虽只十四个字，但是全帖“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其中的“茗”字，草头逆势起笔，取险成势，两点为“口”，神完气足，宛若金石有声。

书法史上“宋四家”之一的蔡襄以制造“小龙团”和撰写《茶录》一书闻名于世，书法擅长正楷，所写《茶录》拓本，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件艺术杰作。

苏东坡的书法作品《一夜帖》是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时，写给朋友陈季常的信札。陈季常喜谈佛法，晚年隐居在黄州、光州之间，因为与当时谪居黄州的苏东坡有往来，便成了好友。在这封信札中，苏东坡托陈季常向王君转达：王君所索取的黄居实画龙已暂借给曹光州了，一旦还画后，便马上还给王君。苏东坡最后写道“却寄团茶一饼与之”。这幅作品质朴敦厚，用笔凝重，结字偏斜，遒劲茂丽，神采动人。

书家自古爱茶，一边品茗，一边

挥毫，书法史上也因此留下了很多散发着茶香的艺术精品。

知茶、爱茶的书法家

书法史上的宋四家——“苏黄米蔡”，苏为苏东坡、黄为黄庭坚、米为米芾，这都没异议，而其中的“蔡”，原先据说是为蔡京，而后世恶其为人，才换为了蔡襄，这说法该有些道理，因蔡襄比苏东坡大了25岁，属师长辈，且书艺了得，《宋史·蔡襄传》称：“襄工于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按理应位四家之首，而位居末位，显然是后人有意为之。

“茶为国饮”，在宋代早已盛行。宋徽宗说：“现在是太平盛世，修身当以饮茶为首要。”于是大宋的数千里江山，掀起了一阵饮茶、斗茶的风潮。蔡襄与苏东坡就曾有过一番比试。北宋江休复所著《嘉佑杂志》中记有此事：“苏才翁尝与蔡君谟斗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苏茶劣，改用竹沥水煎，遂能取胜。”苏东坡斗赢蔡襄，凭的不是茶优，而是水好，他另辟蹊径，取惠山寺后山清泉，再用竹子沥过，因此更加清冽，泡出的茶汤色、滋味更胜一筹。

蔡襄知茶、爱茶，在茶文化史上他以督造小龙团茶和撰写《茶录》一书而著名。苏东坡有首诗说：“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龙如。争相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诗中说的“前丁后蔡”即指丁渭和蔡襄，两人为了争宠皇上，各使绝招，研制大、小龙团茶作贡茶。清代《广群芳谱》记载说：“建州（今福建建瓯）有大小龙团，始于丁谓，成于蔡君谟。”“龙凤团茶”因制成团饼状，饰以龙凤图案而得名。大龙凤团茶以八饼为一斤，小龙团以十饼为一斤，故小龙团的研造要更为精致。

蔡襄善制茶，也精于品茶、辨茶。宋人彭乘所著《墨客挥犀》中记有一事说，一日，有位叫蔡叶丞的邀请蔡襄共

品小龙团，两人坐了一会，忽然来了位不速之客，童仆端上小龙团茶款待，哪知蔡襄喝了口便道：“不对，这茶里非独只有小龙团，一定有大龙团掺杂在里面。”蔡叶丞闻言吃了一惊，忙唤童仆来问，童仆道明了原委，原来童仆只准备了自家主人和蔡襄的两份小龙团茶，突然又来了位客人，再准备已来不及，见有现成的大龙团茶，便来了个大小龙团混杂。蔡襄的精于品鉴让蔡叶丞叹服不已。另有一段说，建州能仁寺有一茶树生长于石缝之中，所产之茶为当世稀有之珍品，被称作“石岩白”。寺内和尚仿照龙凤团茶的制法，做了八饼，分别给蔡襄和京师朝臣王禹玉送去。一年后，蔡襄去拜访王禹玉，王禹玉知道蔡善辨茶、品茶，自然不敢怠慢，就命人以最好的茶——“石岩白”来招待。蔡襄端起茶杯，闻了闻茶的香气，就说：“您怎么会有能仁寺的石岩白？”王大惊，说：“什么茶都瞒不过你啊。”

蔡襄每次挥毫必以茶为伴，欧阳修知他嗜茶，在请他为自己的《集古录目序》一书写序时，即以大小龙团及惠山泉水作为“润笔”。蔡大为高兴，因此更加清冽，泡出的茶汤色、滋味更胜一筹。

蔡襄撰写过《茶录》一文，字虽不多，却自成系统。文为上下两篇，上篇对茶的色、香、味和藏茶、炙茶、碾茶、候汤、点茶作了论述，下篇，对制茶和烹茶用具的选择，发表了独到的见解，《茶录》不仅是一篇重要的茶文，还是书法史上一件重要的艺术作品，《茶录》问世后，抄本、拓本很多，今还有他所手书的《茶录》拓本藏于上海博物馆。《茶录》是继陆羽《茶经》之后最有影响的茶文之一。

书法大家蔡襄是茶文化史上常被提及的一位重要人物。

饮茶记

□ 张伟锋

满杯的茶，汤色金黄，一饮而尽

有苦涩萦绕于口舌之间

有甘甜回味在喉咙之上

寻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这对孿生的矛盾体

隐藏于世相之下

浮现于无意之间

一半美得通透，一半丑得彻底

在现实的人生中，我也是这样

我不想再伪装了

你们可以和我一起看清我

也可以，顺便观照自己

每天我们都运用气息生存

每天我们都要死去好几次

又如心肌梗塞后慢慢苏醒

自由、虔诚和真爱在高阁之处

如饮茶，需要翻越陡峭

需要坚定而又不被迷惑之心

用雪水煮茶，意境让人陶醉而向往。味道如何?《红楼梦》中有一段妙文：“妙玉执壶，只向海内斟了约一杯。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清无比，赏赞不已。……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腌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个人，竟是个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腌的雨水，火燥气，如何吃得?’”

黛玉是大观园中品位最高的诗人，竟然因吃不出雪煮的茶味，就被妙玉捡白为大俗人，黛玉听了，心中虽不快，但在这里不好使性子，再没有说话。而对这雪水煮的茶，宝玉只评出一句“果觉轻清无比。”

陆羽在《茶经》中说：“其水，用山水上，

如茶的微笑

□ 鸿熙

寻茶记忆

风蛊惑云彩
占领了劲库的天空
清晨，戏水的鸟儿显得惊慌
拍打羽翼，盘旋不知所向

人群来往于春夏之交
寻茶路上，身影匆忙
搅动生活意向
随风悠扬，化为记忆

冰岛五寨

一天的时间走完五个寨子
这一生或许也仅有一次
从地界开始丈量
山川与河流的距离
青山与流云的高度
乡亲已经习惯陌生的面孔
表现得自然而热情
冰岛古树让人赞叹
让人惊叹的还有她的价格
大家聊着眼前三五棵茶树
一年的价值可以抵常人多年的收入
在冰岛老寨里
采茶开称的消息不断传出
最令人难受的是停车场太小

一路上南迪

遇见茶王

三五米高的古树茶都是他的侍从
威仪之风让群山也顶礼膜拜
而隐藏在山脊线上的坝丕
是眺望冰岛村最佳的位置
可糯伍，是我心中最温柔的名字
零星散落茶园间的木屋
是我凡生所爱
或许某天离开喧嚣城市
在此暂借陋室
把酒迎客忘却烦恼
待日落时刻，汲取
丝丝缕缕温情的霞彩
就冰岛湖的夜晚

喝茶

□ 阿当

喝茶，与茶叶一起钩沉在年岁的绿意中。

谈到喝茶，应让人和茶一样平静和淡定。谈到喝茶，不必去鼓吹茶的药理、功效、地域等一大堆容易迷惑人的东西。喝茶就是喝茶，喝茶喝的是情趣、心境和文化；平淡地喝，从从容容地喝；渴了要喝，不渴也要喝；有朋友来了要喝，独自一人也要喝。喝茶是一种习惯，喝茶是一种生活，喝茶也是一种享受。不容易啊，一片绿叶吸纳天地日月精华，畅饮大地甘露，在枝头上和着风雨而枕，在岁月钩沉中生长出来。采集并喝下由这种叶片浸泡出来的液体，不正是喝下了天地间的琼浆玉液了吗？边城不缺好山好水，自然也就不缺好茶了。诸如，户南茶、回京茶、大寨茶、大兴茶、香竹林茶、三尖山茶等等，都是有一大把年纪的古树茶。历史上，边城的古濮、百越先民们把茶当药用也做食用，茶上过他们祭拜天地安顿四方神灵和告慰祖宗魂灵的供桌，茶

也成了边地各土司爷们友好邦交的头等赠品。而如今，边城人民饭后最贪的那一小杯还是茶。历史回响，边城人民谁都忘不了三百多年前，那个叫西娥里的抚孤护理女土司。是她手握一壶热茶骑马横刀，敢于与进犯勐相耿坎的二十万骠国铁骑厮杀，让来犯者丢盔弃甲。是她在一盅热茶洗礼后，手握缰绳战死沙场，留下了边城版本花木兰的千古佳话。

还是喝茶吧！平息一下胸中的激动之情。用一种平和的心境去喝茶，不难发现那些温润的茶汁是飘过的年岁。清苦的滋味从口腔慢慢滑入，回甘的茶味从味蕾中蔓延至全身，人就会沉静在久地地甜甜幸福中。早饭后、午休起来、人睡前，一个人、两个人、一千朋友，一个盖碗、几个玻璃杯、一撮老树茶，伴着茶碗里腾起的水汽和香气，就可以把年岁冲泡到茶碗里去了。

喝茶吧！在悠悠滑过的年轻中品尝岁月的回甘味。



晾晒茶叶 摄影 土木

茶的滋味

□ 王建安

喝茶的事情

一说喝茶，当然要引用周作人的名句：“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的尘梦……”。周作人在这里对喝茶的环境、泉水和茶以及喝茶的工具都有要求。同二三人共饮，这二三人当然是朋友知交，有了以上这些条件，喝茶就是一种享受了。

但是有时候也不尽然，《红楼梦》中的妙玉就遇到这样的事。喝茶要有清雅的环境，妙玉的住处是长着红梅的栊翠庵；喝茶要有好的茶，妙玉有“六安茶”“老君眉”这些极品的茶，这两种名茶当时就作为贡品进贡朝廷。喝茶要有好的水，妙玉用的水是旧年腌的雨

脱俗、“槛外之人”的尼姑有这些名贵的茶具，可以想象妙玉的背景，而她被迫带发修行，又是有着多大的隐情。妙玉拿出来的茶具具有“海棠花式雕漆金云龙献寿小茶盘”，“成窑五彩泥金小盖盅”，“官窑脱胎填白盖碗”等等。还有煮茶的风炉、茶釜；贮藏梅花雪水的“鬼脸青”茶釜。这些妙玉用的茶具，都是极昂贵精致的。

“气质美如兰”的妙玉泡出来献给贾的茶，味道如何？贾母喝了“老君眉”后并没有评价，而是问刘姥姥，刘姥姥喝了贾母剩下的半盖碗说：“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于是众人笑起来，笑她不懂品茶。妙玉因难得和宝钗黛玉相聚，竟不服侍贾母而是拉着她俩跑进耳房喝“体己茶”。不料又因黛玉不懂茶味，让妙玉失望。

妙玉亲自泡的茶，不幸被刘姥姥这样的老村婆喝了，而且由她来评味，妙玉为此抓狂。气得连刘姥姥用过的“成窑五彩泥金小盖盅”也不要了，要砸碎它。后来还是宝玉请求，把杯子给了刘姥姥。

人生知音难觅，连喝茶都是如

此。这是作者的一个调侃，一个小荒诞。也许在曹雪芹写的八十回后，会因一个什么机缘，刘姥姥在茅舍用破碗泡粗茶给妙玉喝，在苦涩中两人回首往昔说不定。

泡茶的水

我天天喝茶，用的水就是水龙头里流出来的自来水。读了两本讲茶道的书，发现古代的一些文人对用于烹茶的水非常讲究，有时讲究到苛刻的地步。明人许次纾在《茶疏》中说：“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也说：“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八分耳。”所以鉴别水质是一项真工夫，而被士大夫们津津乐道。冯梦龙写的《警世通言》第三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其中第二难讲的就是王安石识破了苏东坡从三峡带来的水不是中峡之水，而是下峡之水。这当然只是小说，不过可以看出当时文人们对喝茶用水的重视。

那么最适合烹茶的水是什么水？陆羽在《茶经》中说：“其水，用山水上，



古树新芽 刺绣 李爱